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四

起閼逢閼茂盡旃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掩擊

北匈奴於閭吾陸谷

閭音昌

大破之獲單于母五月戊

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

雨

按范書桓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

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

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

否皮鄙翻塞悉則翻

陛下

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

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

謂露坐無益

陛下但務其華不尋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

賢曰緣木求魚孟子之文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

照形往古所以知今惡知往古之所

以危亡無異却行而求達於前人也誠宜推信革政崇

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

感天不旋日

易稽覽圖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暮鄭玄注云陽者天子

為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為惡一日天立應以惡一說不旋時立應之重直龍翻傳直戀翻惟陛下留

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

遠佞邪

復扶又翻去羌呂翻遠于願翻

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

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

舉自冀州刺史徵拜尚書

不足以別羣臣然

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

別彼列翻數所角翻

阿諛苟容者

佞邪也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

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

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

古率舊勿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

周禮王以八柄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

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

八曰誅以馭其過

然後神望允塞

塞悉則翻

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

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緯七緯也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

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舍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

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什國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

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華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上疏言春秋元命

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

置在於漢世

賢曰前書武帝始置益州

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閣定

九流亦無識錄

賢曰成哀時劉向及子歆為祕書校定經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

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見藝文志並無識說識楚譜翻

則知圖識成於哀平

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

要一遙翻

欺罔較然莫之糾

禁且律歷卦侯九宮風角

黃帝命伶倫吹律大撓作甲子容成造歷而律歷之學傳

矣京房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伏羲之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而五居中伏羲觀河圖而畫八卦陰陽家謂之九宮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至今承用之又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而行九宮鄭
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
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
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
坎宮始自此而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
而從於巽宮所以從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
而從於乾宮又自此而從於兌宮又自此而從於艮宮
又自此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
反於紫宮行起從坎宮始終於離宮也此雖緯書之說
而九宮定位則一也賢曰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
占吉

數有徵効

數所角翻下同

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

賢曰

謂競稱識家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

形而虛偽不窮也

惡鳥路翻好呼到翻魅音媚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問畫孰難對曰狗

馬最難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一禁絕

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羗良封

等復寇隴西漢陽

復扶又翻

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

諸種

種章勇翻

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

丘崎

宜翻

乙巳以太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

空耿賢人數為耿氏請

為于偽翻

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為

牟平侯

耿寶貶死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

兵救之不利

敦徒門翻

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

爵

曹操階之遂移漢祚其所由來者漸矣

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

事見上卷

延光四年

由是有寵參與政事

與讀曰預

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

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

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

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綱皓之子也

張皓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

旱

謁者馬賢擊鍾羌大

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廷免 戊寅以執金吾梁

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

龐皮江翻

商稱疾不起且

一年帝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

杜祐

曰後漢策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伏殿下光祿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具以某為某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而立受印璽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自漢以來惟衛青以有功即軍中拜大將軍未聞有就第即拜者也況以此異數加之后父乎 商

少通經傳謙恭好士

少詩治翻呼到翻下同

辟漢陽巨覽

巨姓覽名 上

黨陳龜為掾屬

掾余
絹翻

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

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

以來災怪屢見

見賢
通反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

諱名

范書李固傳形作刑此
二語蓋亦本之緯書

天道無親可為祇畏

賢曰
祇敬

也言天無親疎惟善
是與可敬而畏也

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

伯成之高

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
為諸侯至禹去而耕於野

全不朽之譽豈與

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

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

將軍耿晷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晷於蘭池城

續漢志雲

中郡沙南縣有蘭池城

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退 十二月丙

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丁亥承

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

夷反

象林縣屬日南郡晉宋以下為林邑國

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為太

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各誣奏龔

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

操橫為讒佞所構

橫戶孟翻

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

重無詣理訴冤之義

哀帝時丞相王嘉名詣廷尉主簿曰將相對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

事君宜引決

纖微感緊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

重問

賢曰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

臣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

王公卒有他變

卒讀曰粹

則朝廷獲害賢

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

言當

速救之也

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

金吾梁冀為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

非灋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讓翼翼遣

人於道刺殺放

刺七亦翻

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

吐推

雷翻惡自冀出欲嫁之他人故託其辭疑放之怨仇為之請以放弟禹為雒陽令使

捕之

賢曰安慰放家欲以滅口余謂賢說非也冀請於商以放弟為令謂必急於捕賊而陰使禹滅其兄

之宗親賓客以快己怨耳

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

書以蠻夷率服

言相率而來服

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

為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

賦多少所由來久矣

漢興令武陵諸蠻大人歲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之賁布

今

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淩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

淩即辰翻

遂殺鄉吏舉種

反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沅城八千人寇夷道

賢曰沅縣屬武

陵郡故城在澧州崇義縣東北沅音衝夷道屬南郡

二月廣漢屬國都尉擊破

白馬羌

安帝改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別領陰平甸氏剛氏三道屬益州

帝遣

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

夷郡境遂安

三月司空王卓薨丁丑以光祿勳郭虔

為司空

考異曰袁書作乾今從范書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

月癸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

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

宋娥更相賂遺

更工衡翻遺于季翻

求高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

四分之一

考異曰孫程傳云龍等誣罔曹騰孟賁按梁商傳誣罔騰賁者張達等非龍等也

象林蠻區憐等

區烏侯翻今廣中猶有此姓音豈俱翻譜云今長沙有此姓音豈俱翻

攻縣寺

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

士憚遠役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

蠻執轉盛 冬十月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弱薦同

郡灋真博通內外學

東都諸儒以七緯為內學六經為外學

隱居不仕宜

就加袞職

賢曰毛詩曰袞職有闕謂三公也

帝虛心欲致之前後四徵

終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灋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

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

雄之子也

灋雄見四十九卷安帝永初四年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

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

震行事諫之者

楊震事見五十卷安帝延光三年

龔乃止十二月乙亥

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月己酉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

府太守王衡破斬之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

憐不尅為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

府掾屬

大將軍府掾屬二十九人太尉府二十四人司徒府三十一人司空府二十九人

問以

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

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

二州謂荆揚也

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所

角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

被徵發卒讀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切必致叛亡

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瘴之亮翻度嶺而南瘴氣甚重

炎熱蒸鬱之所生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

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比必寐翻及也不復堪關其不可

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稟五升賢曰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稟給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

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
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
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
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
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
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
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事見四十九卷安帝元初二年至五十卷五年此發將
無益之效將即亮翻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

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

無穀

言孤軍處叛蠻之中又乏糧也

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

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

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

間古覓翻頭首謂諸

蠻渠帥也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

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

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

魏尚見十四卷文帝十四年就加事未見守式又翻下同

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

前書龔舍楚人初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

頃之哀帝遣使即楚拜舍為泰山太守

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

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

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

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為于

偽翻復扶又翻

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

勲長沙劉壽為司徒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

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

校戶初教翻

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為尚書既而雄為司隸

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

臧古賊字

通舉以此劾奏雄

劾所舉非其人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雄曰詔書使我

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

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

韓厥為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

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

秦晉戰于河曲趙宣子將中軍韓厥為司馬宣子使以其

乘車于行韓厥戮其僕衆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幕戮其車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舉厥也

任其事吾今乃知免於戾矣任音士

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

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

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

也

周舉字宣光

天下益以此賢之

間過而服天下以此益賢左雄諱過者為何如邪

是時宦官競賣恩勢

挾勢市恩以自鬻也

唯大長秋良賀清儉

退厚

春秋鄭穆公子子良後為良氏賢曰謙退而厚重也余謂退厚者不與儕輩爭進趣競浮薄也

及

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

於宮掖

長知兩翻

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

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

事見二卷周顯王三十一年

今得臣舉

者匪榮伊辱

言不足為榮適以為辱也

考異曰宦者傳云陽嘉中詔舉武猛良賀獨無所薦按

此詔蓋誤以永和為陽嘉也

是以不敢帝由是賞之

冬十月燒當

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 十二

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

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為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

欲陷之中常侍張達蘧政楊定等

蘧姓也衛有大夫蘧伯玉

與左右

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

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

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

妬與妬同

逵等知言不用懼

迫

言既不用懼禍且及也

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

敕宦者李歛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

歛許及翻下遐稼翻

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平

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染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

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

春秋左氏傳晉卻克帥師

敗齊師于鞏師歸范文子後入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

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虞師晉師

滅下陽公羊傳曰虞微國也曷為序大獄一起無辜者

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帥所類翻

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

賢曰言久繫之則細微之事牽引以成大也

非所以

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

謂孟春之

月當行慶施惠順天地生物之心以迎和氣不宜使獄事枝蔓賢曰逮及也辭所連及即追捕之也帝納

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為步

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

處昌呂翻昔

晏平仲辭郕殿以守其富

左傳齊討慶封與晏子郕殿其郕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故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以郕殿乃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郕殿非惡

富也恐失富也郕蒲對

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

公儀

翻殿多薦翻又如字

休為魯相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

乃以不疑為侍中奉車都尉

梁商之讓通經傳之力也

三月乙亥

京師地震燒當羌邯離等復反

復扶又翻下同

夏四月癸卯護

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戊午赦天

下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

去年濟北

王多薨無子今以安紹封范書列傳作安國此從帝紀濟子禮翻

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

組等反

句古侯翻
車尺遮翻

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

朔方代郡長史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

等

此護匈奴
中郎將也

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

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

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

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

賢曰吾斯等攻沒
城邑單于雖不預

謀然不能制下
即是不堪其任

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

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

免

降戶江翻下同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畧者而遽坐免也下避稼翻

大將軍商上表

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

鳥窮則攫獸困則搏

傳曰用獸猶關

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

賢曰單亦盡也種章勇翻

今轉運日

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

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

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

則醜類可服

賢曰醜等也余謂醜類言凶醜之黨類也

國家無事矣帝從之

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

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

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

先悉薦翻

設購開

賞宣示反悔

反音幡宣示招降之意以開其反悔之心

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鞬丁奚翻

已

丑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為并州

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且凍

傳難種羌遂反

賢曰且音子余翻種章勇翻下同

攻金城與雜種羌胡

大冠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且凍羌寇

武都燒隴關

賢曰隴山之關也今名大震關在今隴州汧源縣西

壬午以太常

桓焉為太尉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

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

石賢曰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在郡南五百九里郡本都平定縣至此徙於離石上郡治夏陽

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

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

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鈔楚交翻

下同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

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宋由為公於章和之間賢到軍

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種章勇翻轉

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并合也及其勢未合而攻

其支黨

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

逃匿避回

回胡對翻繞也曲也

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

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

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

賢曰埋根言不退也行戶剛翻先悉薦翻

三旬

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

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

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

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

鄭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使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

其師旅朝翔河上衆潰而歸

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

必敗

審悉也察也

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

山

且子余翻射音夜按續漢書天文志射姑山在北地

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

西羌遂大合

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

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二

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

孛蒲內翻

三月上巳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讌于碓水

司馬彪曰

三月上巳宮人皆潔於東流上洗濯祓除為大潔也酒
按古以三月上巳日為上巳今以三月三日為上巳

閑繼以難露之歌

纂文曰難露今之挽歌也崔豹古今注曰難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

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難下戒翻一作薤

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

哀樂失時

樂音洛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左傳曰哀樂失時殃咎必至

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

考異曰西羌傳作武威太守今從帝紀皇甫規傳

云與護羌校尉趙冲按西羌傳冲時尚為太守規傳誤也

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

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

余按冲以追羌之功詔督河西四郡兵則武威

太守為是武都西北接漢陽東北接扶風南接漢中無緣遠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掾皇

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

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

比毗至翻數所角翻

中竹仲翻

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

億計

賢曰縣猶停也余謂出師遠征其勢縣絕不能相及故曰縣師縣讀曰懸

出於平民

民平

謂齊民也

回入姦吏

謂為姦吏所侵盜也

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

荒饑襁負流散

襁居兩翻

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

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

言前後相乘以侵暴羌戎為常也

苟競

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

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

徼一遙翻

退不得溫

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

旅之聲

賢曰振整也旅衆也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酋豪泣血驚懼生變

酋慈秋翻

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

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

賢曰兩營謂馬

賢及趙冲等二郡安定隴西也余謂兩營者扶風雍營及京兆虎牙營也

出其不意與趙冲

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

工更

衡翻經也歷也

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

以納降

降戶江翻

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

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

賢曰邁往也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

陳

勝音升沒死猶言昧死也冒死也

帝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

午以太僕趙戒為司空

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

將軍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

穀城

蓋即西河郡之穀羅縣城通天山蓋即土軍縣之石樓山以其高絕故曰通天

鞏唐羌寇北

地

考異曰西羌傳作罕種羌今從帝紀

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

利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

乘繩證翻

敕子冀等曰吾

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帑他朗翻衣衾飯

含玉匣珠貝之屬

賢曰含口實也白虎通曰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也飯父

遠翻含戶紺翻

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祇增塵垢耳宜

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

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

賢曰棺以銀鏤之以柏木黃心為椁曰黃腸孔穎達

曰喪服大記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鄭注槨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槨以端長六尺正義曰君松槨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為槨材也盧云以松黃腸為槨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槨以柏為槨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及

葬賜輕車介士

賢曰輕車兵車也介士甲士也

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

賢曰每城門各有亭即宣陽門之亭也余按續漢志維陽城十二門無宣陽門魏晉之間洛城始有宣陽門正南門也漢維城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

為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

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

事見三十二年
卷元延元年

順帝援大柄

授之后族

援于
元翻

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

父之位終於悖逆

罵魚巾翻悖蒲
內翻又蒲沒翻

蕩覆漢室校於成

帝闇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

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續漢志曰武帝元符

五年置諫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辛亥晦日

有食之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

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

永建四年二郡還舊治今復徙之復扶又翻

十一月

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

三輔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

固為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

更始

勞力到翻
更工衡翻

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

自縛歸首

帥所類翻
首式救翻

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

灑半歲間餘類悉降

降戶江翻

州內清平秦南陽太守高賜

等臧穢

臧古賊字通

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之千里移

檄

賢曰言移檄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為于偽翻

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

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

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

任音壬以

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誘音酉弭止也散逃潰而去也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

句龍吾斯與莫鞬臺耆等復反

莫音郁鞬居言
翻復扶又翻

寇掠并

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舉

按范書紀傳周舉汝
南人時為光祿大夫

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樂巴張綱

張綱犍為武陽
人相況羽翻

郭遵劉班分行州郡

行下
孟翻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汚有罪

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

刺史二
千石大

吏驛馬上奏其罪取旨黜免驛馬欲速達京闕也墨
綬縣令長也令長以下便收案舉劾其罪上時掌翻 喬

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

漢郡國縣
道皆有都

亭

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前漢京兆督郵侯文對孫寶之辭

遂劾奏大

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肆

貪叨縱恣無極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

切齒者也書御

賢曰御進也

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

姻戚滿朝

朝直遙翻

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

表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

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宦者親黨互為請救事皆寢

遏

初戶聚翻又戶得翻寢者已御其奏寢而不行遏者其奏未達遏而不上

侍御史河南种

暑疾之

种音冲暑
古老翻

復行案舉

復扶
又翻

廷尉吳雄將作大匠

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使奏章

令考正其罪

下遐
稼翻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

中竹
仲翻

時

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

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

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罷遣吏

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

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

坐才
卧翻

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

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

賢曰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或曰父子氣血相傳故曰血嗣

二者

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

復扶又翻

若魚游釜中知其不

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

人以氣一出入之頃為一息喘者息之疾音尺兗翻

今

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

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考異曰帝紀九月張嬰
郡縣又云是歲嬰詣綱

降按張綱傳云寇亂十餘年則非今年九月始寇
郡縣也袁紀置嬰降事於八月下十月上今從之綱單

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

樂音洛

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

為卜居宅相田

疇賢曰相視也田並畔曰
疇為于偽翻相息亮翻

子孫欲為吏

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

過之在郡一歲卒

卒子恆翻

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

喪

為于偽翻

送到犍為

犍居言翻

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為郎中

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

任音

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吳祐雒陽令自

王渙之後皆不稱職

王渙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稱尺證翻

峻能選用

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

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

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

行下孟翻臧古臧字通用

乃請太守為

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

為于偽翻好呼到翻

太守喜曰人皆有

一天我獨有二天

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

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

人飲者私恩也

蘇章字孺文

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灋也

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

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

復扶又翻

祐為膠東相

續漢志膠東侯國屬北海國

政崇仁簡民不忍欺

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百官志縣置嗇夫一人主知民善惡

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風俗通曰嗇省也夫賦也言省息百姓均其役賦嗇音色

父得

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

衣自首

首式救翻

祐屏左右問其故

屏必郢翻

性具談父言祐曰

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

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此言觀性之過在於取民則知其心主於奉父

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遺于季翻

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罕羌邑落五

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何種據參羆未下

種章勇翻參羆縣屬安定

郡羆音力全翻

甲戌罷張喬軍屯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

下邳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

燒當羌於參羆破之

當當作何此承范紀之誤燒當燒何羌兩種也

六月丙

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

自永

和五年吾斯車紐反陳龜逼殺單于休利南庭虛位至是始立單于考異曰袁紀去年六月立兜樓儲為單

于今從

范書 時兜樓儲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

車馬器服金帛甚厚

璽斯氏翻綬音受引上時掌翻

詔太常大鴻臚與

諸國侍子於廣陽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

太常掌樂

大鴻臚典四夷之客故詔使祖單于祖會為祖道之會也賢曰廣陽城西南頭門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

屬言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闕角古之角抵也臚陵如翻

冬閏十月趙冲擊

燒當羌於阿陽破之

賢曰阿陽縣屬漢陽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

十一

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

刺七亦翻

句古侯翻

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

城寺

壞音怪敗補邁翻

民壓死者甚衆尚書令黃瓊以前左

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

事見上卷陽嘉元年上時掌翻

於取

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

是年四月改元

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

衆亡出塞

誘音酉將如字領也

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玄等斬首

八百餘級

琚音居

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

賢曰續漢書建

威作武威鷓陰縣名屬安定郡又曰涼州姑臧縣東南有鷓陰縣故城縣因水以為名宋白曰會州會寧縣漢

鷓陰縣地黃河西自蘭州金城縣界流注水經云河水又東過勇士縣北東流即此處復扶又

翻軍度

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

降戶江翻

冲將數百人追之遇

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

詔封冲子為義陽亭侯

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

擊南匈奴左部破之

左部即匈奴之黨

於是胡羌烏桓悉詣

寔降

辛巳立皇子炳為太子

炳虞貴人之子也

改元赦天下

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暭監太子家

監古銜翻

中常

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

暭工老翻梵房戎翻又房汎翻

時太傅杜

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暭乃手劍當車曰

手守又翻

太子國

之儲副天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

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

去喬退而歎息愧暭臨事不惑

愧者愧己之不能然也

帝亦嘉其

持重稱善者良久揚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

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屯據歷陽

歷陽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和州

縣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

綱古本翻考異

曰帝紀作馮赦袁紀作馮放皆誤今據緄傳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

年三十

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丁

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

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

賢曰憲陵在雒陽西十五里

廟

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庚戌詔舉賢

良方正之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勅

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

幾讀曰冀

後遭姦偽威分近習

賢曰

近習謂佞幸親近小人也

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

官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

以坤母臨朝以君天下行乾之德故

曰體兼乾坤

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

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橫

縱子容翻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

賢曰無狀謂無善狀

宜亟黜遣披埽凶黨

披開也埽除也

收入財賄以塞痛怨

塞悉則翻

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

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

去羌呂翻

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

君者舟也民者水也

家語孔子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以覆舟君以此思危

則危可知也

羣臣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

操千高翻楫與楫同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

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稱尺證翻量音良

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

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

累良

瑞翻

梁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

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幾居希翻沈持林翻考

異曰規傳云冲質之間規對策免歸積十四年檢帝紀此後別無舉賢良事或者此時規舉賢良其至對策時已在質帝世也故云冲質之間自明年數至梁冀誅亦整十四年也

揚州刺史尹耀九

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冬十月日南蠻

夷復反

復扶又翻

攻燒縣邑交趾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夏戶雅翻

十一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攻燒城邑鳳稱無

上將軍勉稱皇帝

考異曰帝紀永嘉元年三月勉稱皇帝今據滕撫傳

築營於

當塗山中

賢曰當塗縣之山在今宣州余按兩漢志當塗縣屬九江郡續志曰縣有馬丘聚徐鳳反

於此又有塗山禹會諸侯處也又有芍陂陂在壽州安豐縣東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西九十五里以此證之漢

當塗縣地當在唐濠壽二州界晉氏南渡淮民避亂渡江晉成帝乃僑立當塗縣於于湖於唐屬宣州今當塗縣非漢舊當塗縣也建年號置百官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

合肥

合肥縣屬九江郡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北應劭曰夏水出父城東南至此與淮合故曰合肥

是歲羣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

諱炳謚法幼少在位曰冲司馬彪曰冲幼早夭故謚曰冲伏侯古今注曰炳之

字曰明

永嘉元年

考異曰袁紀作元嘉誤

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

年三歲

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

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

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

人子當作臣子

昔秦皇沙丘之

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

沙丘事見七卷秦始皇三十七年北鄉事

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

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

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纘皆至京師

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

千乘貞王伉之孫也

千乘貞王伉章帝建初四年封薨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國

曰樂安薨子為嗣是生質帝帝既立梁太后以樂安國土卑濕租委鮮薄改封鴻渤海王清河王慶子虎威嗣

國三年而薨無子鄧太后立延平為清河王為人
王議法安心好靜曰夷祿蘇貫翻仇音抗

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

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

長知兩翻
任如林翻

堪也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閭之利幼

弱周勃事見十三卷高后八年霍光事見二十四卷昭
帝元平元年鄧氏事見四十八卷和帝元興元年四

十九卷殤帝延平元年閭氏
事見上卷安帝延光四年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

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纘入南宮丁巳封為建平

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祿罷歸國將卜山陵李固

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

小可起陵於建陵塋內依康陵制度

康陵殤帝陵亦在慎陵塋內塋音營

太后從之己未葬孝冲皇帝於懷陵

太后委政宰輔

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治平

治直吏翻

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

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冀肯遂

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

間近戚

間古覓翻

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

掩涕者掩面而泣也

固獨胡粉飾貌

燒鉛汞成粉以傅面北史曰胡粉出龜茲國

搔頭弄姿

西京雜記

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

槃旋偃仰從容治步

從七容翻

從容舒緩也治步言修治容儀行步中規矩也治直之翻

曾無慘怛傷悴之心

悴秦醉翻

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

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

累功

瑞翻

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釁事合誅辟

辟此亦翻

書奏冀

以白太后使下其書

下退稼翻

太后不聽

廣陵賊張嬰復

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

復扶又翻下同

二月乙酉赦天下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

前書音義

曰牢價直也稟給也賢曰牢稟食也古者宅廩為牢斷割也減割牢廩而盜之斷丁管翻私自潤入

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

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

湍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

誘音酉湍乃感翻降戶江翻

隴右復

平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

海滕撫有文武才

姓譜滕侯之後以國為氏

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

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

緄古本翻

又廣

開賞募錢邑各有差

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為差錢賜錢也邑封邑也

又議

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

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

東城縣屬

九江郡賢曰在今濠州定遠縣南

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

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

二州事 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

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

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之 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廬

江盜賊攻尋陽

尋陽縣屬廬江郡班志注云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為大江余按尋陽縣本在

大江之北尋水之陽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唐蘄州之地元豐九域志蘄州東南至江州二百四十里江州得尋陽之名由司馬氏置尋陽太守於柴桑於是江南之尋陽著於此江北之尋陽晦

矣

又攻盱台

盱台縣屬下邳國音吁怡

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

滕撫進擊張嬰冬十一月丙

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增首

級棄市

考異曰東觀記曰取錢纒三百七十五萬今從滕撫傳

歷陽賊華孟自

稱黑帝

華戶化翻

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進擊破之斬孟

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

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以撫為左馮翊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

金為文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暉糾發逮捕馳

傳上言

傳株戀翻下傳
逮同上時掌翻

冀由是恨暉會巴郡人服直

姓

服周內史叔服之後
漢有江夏太守服徹

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暉與太守

應承討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

被皮義翻

冀因此陷之傳逮

暉承

逮暉承傳
詣京師也

李固上疏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暉

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

詳審也言

不能審知賊勢驅民赴戰以致死傷也

比盜賊羣起

比毗至翻

處處未絕曷承

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

共飾匿

賢曰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

莫復盡心太后省奏

復扶又翻省悉景翻

乃赦曷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

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故金蛇輸司

農考異曰種曷傳云二府畏懦不敢按之今從杜喬傳

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

喬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

之

為冀殺之張本

資治通鑑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_臣范鑒

謄錄監生_臣桑英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十五

起柔兆閭茂盡柔兆涖灘凡十一年

孝質皇帝

諱纘章帝曾孫渤海孝王鴻之子也諡法忠正無邪曰質伏侯古今注曰纘之

字曰

繼

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大將軍以下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

石四府掾屬三署郎

三署郎五官署郎及左右署郎也屬光祿勳掾俞絹翻

四姓

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

此時益以

梁氏入四姓陰竇諸后族衰廢者未必得豫也名牒者書名於牒上之上時掌翻

當以次賞進

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此鄧后臨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耳遊學增盛亦

千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問曰太學諸生三萬人漢末互相標榜清議此乎出于盡以為千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謂其間無其人則不然互相標榜者實千名蹈利之徒所為也耦李膺諸人者非太學諸生諸生見其立節從而標榜以重清議耳不然則郭泰仇香亦游太學泰且拜香而欲師之泰為八顧之首仇香曾不預標榜之列豈清議不足尚歟抑香隱德無能名歟

五月庚寅徙樂

安王鴻為勃海王 海水溢漂沒民居 六月丁巳赦

天下 帝少而聰慧

少詩照翻

嘗因朝會目梁冀曰

目者眩目而注

視之朝直遙翻

此跋扈將軍也

賢曰跋扈猶彊梁也余按爾雅

行言彊梁之人行不由正路山卑而大且欲跋而踰之故曰跋扈蜀本注甚鄙淺燕不復錄詳見辯誤

冀

聞深惡之

燕烏路翻下同

閏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於煮餅而

進之

煮餅今湯餅也釋名餅并也搜麥麴使合并也東晉曰禮仲春之月天子食麥而朝事之饗煮麥為

麴內則諸饌不設麴麴之作也其來近矣湯餅煮麴也黃庭堅文煮麥深注湯帝苦煩戚使促

召太尉李固固入前問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

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

水

吐土故翻嘔也

語未絕而崩

年九歲

固伏尸號哭

言伏地而號哭其狀如尸

也號戶高翻

推舉侍醫冀慮其事泄大惡之

推舉者効舉其侍疾無狀而推

究其姦也設於此時固能窮冀弑君之罪儻不能正其誅以身死之豈不忠壯既不能然又且俛首於其間欲以立長之議矯而正之卒死於兇賢之手可謂忠有餘而才不足矣惡烏路翻

將議立嗣固與

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頻年之間

國祚三絕

賢曰順帝崩冲帝立一年崩質帝立一年崩凡三絕

今當立帝天下重

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

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祚

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

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孟子之言為于偽翻

昔昌

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折而設翻

自非

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

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

元年幾居希翻

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

就冀而言

萬事皆可付之悠悠至於立嗣開天下國家之大

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

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

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

蒜於質帝為兄

尊也同出樂安王寵親也臚陵如翻

宜立為嗣朝廷莫不歸心而中常侍

曹騰嘗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

惡烏路翻

初平原王

翼既貶歸河間

事見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

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

之

蠡吾縣前漢屬涿郡時屬河間國賢曰蠡吾故城在今瀛州博野縣西蠡音禮翼父河間孝王開也

順

帝許之翼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

妻七細翻徵到

夏門亭會帝崩梁冀欲立志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

未有以相奪

賢曰未有別理而易奪之

曹騰等聞之夜往說冀曰將

軍累世有椒房之親

說輪芮翻下同累世椒房謂恭懷后及太后也

秉攝萬機

賓客縱橫

橫戶孟翻

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

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

明日重會公卿

重直用翻再也

冀意氣凶凶

凶凶言意氣惡暴也

言辭激

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懾

懾之舌翻

皆曰惟大將軍令

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猶望衆心可

立

以衆心屬於清河王猶望可立也

復以書勸冀

復扶又翻

冀愈激怒丁亥

冀說太后先策免固

為殺李固杜喬張本

戊子以司徒胡廣為太

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

湯為司空湯安之孫也庚寅使大將軍冀持節以王青

蓋車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

后猶臨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

賢曰靜陵

在雒陽東南三十里

大將軍掾朱穆奏記勸戒梁冀曰明年丁

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

賢曰歷法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亥卯歲刑亦在北

宮故曰合於乾位掾俞紹翻

易經龍戰之會

易坤卦上六龍戰于野陰疑于陽也

陽道

將勝陰道將負願將軍專心公朝

朝直遙翻

割除私欲廣求

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

遠于願翻為于偽翻

得小心忠篤

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

南山坐平原也

喻其安而無傾

誰能傾之議郎大夫之位本以

式序儒術高行之士

式用也

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

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暉藥巴等冀不能用穆

暉之孫也

朱暉事章帝

九月戊戌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

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廟曰清廟陵

曰樂成陵

樂成縣屬河間國

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沈約曰謚法所不載者如

孝崇皇之

廟曰烈廟陵曰博陵

賢曰博陵本蠡吾縣之地也陵在今瀛州博野

縣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

璽斯氏翻

綬音受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匱氏為博園貴人

匱音偃史記匱

姓咎繇之後貴人諱明木蠡吾侯之勝宴博園博陵寢園

滕撫性方直不交權勢

為宦官所惡論討賊功當封

討揚徐賊之功也惡烏路翻

太尉胡廣

承旨奏黜之卒於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諱志章帝曾孫蠡吾侯翼之子議法克敵服遠曰桓伏侯古今

注志之字曰意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龍見譙

譙縣屬沛國
見賢通雅

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為阜陵王

阜陵王延傳國
五世至代代薨

無子國絕今以便
紹封適才由翻

六月太尉胡廣罷光祿勳杜喬為

太尉

考異曰帝紀云大司農杜喬喬傳喬自司農累
遷為大鴻臚光祿勳乃為太尉袁紀亦然荀淑傳

云光祿勳杜喬舉
淑方正今從之

自李固之廢朝野喪氣

喪息
浪翻

羣臣側

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

賢曰回邪也撓曲
也撓音奴高翻

由是朝

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鴻薨無子太后立帝

弟蠡吾侯惲為渤海王以奉鴻祀

惲苦回翻

詔以定策功

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封冀弟不疑為潁陽侯

潁陽縣屬潁川郡

蒙為西平侯冀子胤為襄邑侯胡廣為安樂侯

按廣傳封涑陽

縣之安樂鄉樂音洛

趙戒為尉亭侯袁湯為安國侯

安國亦亭侯

又封

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

按曹騰傳廣騰及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

杜喬諫

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為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

貞幹之臣

貞與楨同幹與榦同築垣墻必須楨榦以喻立國必須賢才朝直遂翻

典誥之

篇哉

謂封爵之典策詔誥以授有功具有故事

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

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審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

位天人屬心

屬之欲翻
下冀屬同

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先悉
薦翻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

孽魚列翻
紱音弗

其為乖濫胡可勝言

勝音升

夫有功不賞為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

詰去吉翻

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

前書音義
口資利也

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

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喪息浪翻省悉
景翻考異曰

喬傳此章在為太尉前奏
紀在為太尉後今從奏紀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

考

異曰皇后紀袁紀皆云八月而無日帝紀云七月乙未以長厯考之七月戊申朔無乙未乙未八月十八日也蓋帝紀脫

梁冀欲以厚禮迎之杜喬據執舊典不聽漢書

舊儀聘皇后黃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特優其禮為二萬斤儀禮納採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穀圭以聘女鄭玄曰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禮言以圭而漢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時依孝惠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依舊典乘馬馬四匹也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蓋每端二丈也冀屬喬舉記宮

為尚書

屬之欲翻記符咸翻姓也皇甫謐曰木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記水因氏焉

喬以宮

為臧罪不用

臧古臧字通

由是日忤於冀

忤五故翻

九月丁卯京

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

空袁湯為司徒前大尉胡廣為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

共譖杜喬於帝

賢曰悺音工
喚翻又音館

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

固抗議以為不堪奉漢宗祀

賢曰抗舉也宗
祀大宗之祀也

帝亦怨之

十一月清河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

鮪于
軌翻

妄言清

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鬲

曰當立王為天子以鬲為公鬲罵之文刺殺鬲於是捕

文鮪誅之有司劾奏蒜

鬲工老翻刺七亦翻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坐貶爵為

尉氏侯

尉氏縣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

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鮪等交通請

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

考異曰喬傳云策免而已喬前已免官傳誤也

冀遂收固下獄

下選稼翻

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

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鎖詣闕通訴

要讀曰腰鈇斧也鎖

音質

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

大驚畏固名德終為己害乃更據奏前事

前事即文鮪事也

大

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

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

為子偽翻
坐才卧翻

祐謂融曰

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

為言

冀誣陷忠良將
無顏以見人也

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于獄中

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

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

賢曰文帝宣帝皆羣
臣迎立能興漢祚

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

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

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

復扶
又翻

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而已冀使人脅杜喬

曰早從宜

賢曰從宜令其自盡也

妻子可得金喬不肯明日冀遣

騎至其門

騎奇寄翻

不聞哭者遂白太后收繫之亦死獄中

冀暴固喬尸於城北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

爾雅曰四達謂

之衢城北即夏門亭也臨力鳩翻哭也

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

鉞

冠古玩翻賢曰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

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

不報與南陽董班俱往臨哭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

曰卿曹何等腐生

賢曰腐生猶言腐儒也

公犯詔書欲干試有司

乎亮曰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邪太后聞

之皆赦不誅杜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

掾俞絹翻號戶刀翻

星行者見星而行見星而舍或曰星行者言戴星而行夜不遑息也到雒陽著故赤幘託

為夏門亭吏

吏著赤幘著則畧翻

守護尸喪積十二日都官從事

執之以聞

都官從事司隸校尉之屬官也掌舉中都官非法者

太后赦之匡因詣

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歸葬太后許之匡送

喬喪還家

喬家河內

葬訖行服遂與郭亮董班皆隱匿終身

不仕梁冀出吳祐為河間相祐自免歸卒於家

卒子翼

以劉鮪之亂思朱穆之言於是請种暉為從事中郎薦

藥巴為議郎舉穆高第為侍御史

穆於大將軍府掾為高第也

是

歲南單于兒樓儲死伊陵尸逐就單于車兒立

車音尺遮翻

二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三月戊辰

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

安帝

以蜀郡北部都尉為廣漢屬國都尉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楯食尹翻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

尊孝崇皇夫人為孝崇園貴人五月癸丑北宮掖庭

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 六月改清河

為甘陵

以孝德皇陵為國名

立安平孝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

經縣屬安平國賢曰今貝州經城縣

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

于天市

前書天文志旗星中四星曰天市又晉書天文志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彗星除之為徙

市易都亭蒲內翻

京師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趙戒免以司徒袁湯為

太尉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

是歲前朗陵侯相荀

淑卒

朗陵侯國屬汝南郡

淑少博學有高行

少詩照翻行下孟翻

當世名賢

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在朗陵蒞事明治

治直吏翻

稱為神君

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

賢曰緄音昆燾音導汪烏光翻專本或作專音

敷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稱尺證翻

所居里舊名西豪頰

陰令渤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更名其里

曰高陽里

杜佑曰頰川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西豪里更工衡翻頰陰縣屬汝南郡淑縣

人也姓譜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為氏左傳有齊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鎮碑

曰其先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又有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皆其冑也按姓氏志皆以為出於齊大夫

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待知者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

人蒼舒隤數椅戲大臨庖降庭堅仲容叔達隤徒回翻

戲以善翻韋昭以震翻

庖莫江翻降戶江翻

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

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陳寔出於

單微單獨也孤也薄也為郡西門亭長同郡鍾皓以篤行稱行

孟前後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

曹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

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

知何獨識我太守遂以寔為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

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

郡守所出命曰教百官志注郡有文學守助掾

六十人掾俞絹翻

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

賢曰檄板書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

之者懼洩事也

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

署

功曹主選署寔乞從外自署用若不出於倫者賢曰不欲陷倫於請託也

不足以塵明德

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

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

賢曰綸氏縣屬潁川郡今嵩陽縣是

倫謂衆

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

偽為于翻

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

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

比毗至翻少詩治翻

此咎由故人畏憚

彊禦

故人倫自謂也漢人於門生故吏之前率自稱故人楊震謂王密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是也詩

曰不畏彊禦

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

禮記坊記曰善則稱

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坊音防

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

其德後為太丘長

賢曰太丘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

修德清靜

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

本司官行部

賢曰司官謂主司之官也行下孟翻

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

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冤於人乎亦竟無訟者

以沛相賦斂違法解印綬去

相息亮翻斂力贍翻

吏民追思之鍾

皓素與荀淑齊名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

好呼到翻

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

性

瑾李氏之出而退讓故修云然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論語孔子

以此言與南容復以膺妹妻之

妻七細翻

膺謂瑾曰孟子以為人無

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皐白邪

皐白易分無皐白言無分

別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禮祖父在位

李膺字元禮膺祖修為太

尉父蓋為趙相

諸宗並盛故得然乎昔國子好招人過以致怨

惡

國語齊國佐見單襄公其語盡單子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其後齊殺國武子

招音剋

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詔歸

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

徙幸北宮甲午葬順烈皇后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

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

襄城陽翟

二縣皆屬潁川郡

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

漢制公主儀服同公

侯紫紱長公主儀服同諸王赤紱四采赤黃纁紺長二丈一尺三百首紱音弗長知兩翻

壽善為妖

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

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妖於驕翻

冀

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

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

得出

入壽所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與壽對街

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

藏祖浪翻下守

同藏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

然冀傳云築山以象二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

輦車遊觀第內

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毛晃曰輦步挽車也漢書注駕人以行曰輦

多從

倡伎

倡音昌伎渠綺翻

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

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

近縣起兔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

生兔刻其毛以為識

調徒弔翻識職吏翻

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嘗

有西域賈胡

賈音古

不知禁忌誤殺一兔轉相告言坐死

者十餘人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

謂姦民及亡命者

或取

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口名曰自賣人冀用壽言多斥

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

名為侍中卿校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

校戶教翻

饕士力翻

各使私客籍屬縣富人

賢曰籍謂疏錄之也

被以他罪

被皮義翻

閉獄掠拷

掠音亮拷音考

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使扶

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

士孫姓也奮名也

冀以馬乘遺之

乘繩

證翻遺于季翻

從貸錢五十萬奮以三十萬與之冀大怒乃告

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

藏祖浪翻

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

斤以叛

紫金紫磨金也亦謂之錐

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其

貲財億七千餘萬

摯虞三輔決錄曰士孫奮家貲一億七千餘萬余按此以萬萬為億也

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

執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

使疏吏翻復扶又翻妻者私他人之婦女若己妻然

不以道妻之曰略橫

所在怨毒

毒痛也

侍御史朱穆自以

冀故吏奏記諫曰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

賢曰申國之伯周宣王之

元舅位為羣公之首

賢曰冀絕席于三公

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

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民俱匱加以水蟲為害

賢曰水災及蝗

也蟲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調徒各言

官無見財

見賢遍翻

皆當出民撈掠割剝彊令充足

撈音彭掠音亮

彈其兩翻

公賦既重私斂又深

斂力贍翻

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

聚無狀

獸於鹽翻

遇民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

迫切之求

賢曰賊殺也箠止藥翻

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

尊府指大

將軍府

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

之末綱紀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

離心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

事見上卷幾居

希翻

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

賢曰即就也

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

不納冀雖專朝縱橫

朝直遙翻
橫戶孟翻

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

其子弟賓客為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

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

不甚罪也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

樂安郡本千乘郡
和帝永元七年改

為樂安國
屬青州

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他客求謁蕃蕃

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修武縣屬
河內郡

時皇子有疾下郡

縣市珍藥

下遐
稼翻

而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

吳晉
本草

曰牛黃牛出入呴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
如雞子黃神農本草曰療驚癇除邪逐鬼陶弘景曰舊

云神牛出入鳴吼者有之伺其出角上以盆水盛而吐之即墮落水中令人多就膽中得之藥中之貴莫復過此本草圖經曰伺其吐出乃喝迫即落水中既得之陰乾百日一云子如雞子黃其重疊可揭輕虛而氣香為佳又云此有四種喝迫而得者名生黃其殺死而在角中得者名角中黃心中剝得者名心黃肝膽中得之者名肝黃大抵不及喝迫得者最勝

京兆尹南陽延篤發書收客曰大將

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

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篤

以病免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匱貴人曰孝崇后宮曰

永樂

續漢志曰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有永樂宮樂音洛下長樂同

置太僕少府以下

皆如長樂宮故事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 秋七月

梓潼山崩

梓潼縣屬廣漢郡賢曰
今始州縣也有梓潼水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羣臣朝會大將軍冀帶劍入省

省即

禁中

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虎賁羽林奪劍冀跪

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有詔以一

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
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
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

元 梁不疑好經書喜待士

好呼到翻
喜許記翻

梁冀疾之轉不

疑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

不勝冠帶

勝音升

道路見者莫不嗤笑不疑自恥兄弟有

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

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

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

言過其門因而謁之
禮不專也夏戶雅翻

冀諷有司

奏融在郡貪濁及以他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

不殊

刺七亦翻

明遂死於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

尹梁亂府舍

考異曰素紀作梁不疑府今從范書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

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

賢曰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也前

書音義曰漢有靜室令

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

漢官儀曰前驅有雲罕皮

軒鑾旗車

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

左傳陳靈公如夏徵舒之

家為徵舒所弑齊莊公如荊之家亦為荊所弑

況於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

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

賢曰等威謂威儀有等差也左氏傳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

璽斯氏翻紱音弗

設有非常之變任

章之謀

宣帝時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中夜亥服八廟居廊間執戟立于廟門待上至欲

為逆發覺伏誅任音士

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早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任音士

司徒張歆罷以

光祿勳吳雄為司徒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敗伊吾

司馬毛愷

敗蒲邁翻

攻伊吾屯城詔敦煌太守馬達將兵救

之

敦徒門翻

至蒲類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蠻反

冬十月司空胡廣致仕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

官舉獨行之士涿郡舉崔寔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

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

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

快不自覩

賢曰快音他沒翻快忽忘也

或荒耽耆欲

耆讀曰嗜

不恤萬機

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

賢曰厭飫姦偽輕忽至真

或猶豫歧路莫適

所從

爾雅路二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旁出也此言人主見道不明於人之邪正事之是非莫知所適從

也適丁歷翻

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

賢曰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

祿而已

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

賢曰鬱伊不申之貌楚辭曰獨伊鬱而誰語

悲夫自漢興以來三

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懈古百姓囂然咸

復思中興之救矣復扶又翻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決

壞枝拄邪傾賢曰綻直寬翻禮記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余謂綻裂之綻非此義此綻釋補縫也

韓詩云破襖請來綻是其義也拄陟柱翻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

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賢曰權謂變也遭遇其時而定法制不循於舊也余

謂權秤錘也執權者隨物之輕重為權之進退以取平也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

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賢曰背當時之急切而慕所聞之事則非濟時

之要彊其兩翻背蒲妹翻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

以節禮

賢曰韓子曰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此云臨人節禮文不同也葉式涉翻非其不同所急

異務也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

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聽輒見倚

奪

賢曰倚居蟻翻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倚

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

所見不知樂成

樂音洛

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

達者或矜名妒能

妬與妬同

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

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

契息列翻復扶又翻

斯賢智之論所以常憤鬱而不伸者也凡為天下者自

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

治直吏翻

何以明其然也近孝

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

姦軌之膽

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海內清肅天下密如

賢曰密如也

筭計見效優於孝文

見賢遍翻

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

墮損

卒子恤翻墮讀曰隳

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

失於斯可鑒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

功

懿美也

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聖

人能與世推移

楚辭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

而俗士苦不知變

以為結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

城之圍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亂秦之後俗益澆薄非結繩之約所能理也干盾也戚

鉞也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所以象武王之伐功也書禹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格高帝為匈奴圍於平

城用陳平秘計得出非舞干戚所能解也治直之翻下治亂同治平亦同夫熊經鳥伸雖延

厯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

膏

賢曰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

何也夫寒盛則生熱也度紀猶延年也言鳥伸不能療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成公英莊子疏曰如熊縣木

而自經鳥飛空而伸足爾雅翼曰熊類大豕人足黑色
好緣高木見人自投而下亦以革厚而筋驚用此自快
故稱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
能經

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
除殘是以梁肉養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供音恭養
余兩翻

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

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

說文曰駘馬鈍也音達
來翻毛晃曰駘脫也

四牡橫犇皇路險傾

賢曰皇路
天路也

方將柑勒鞅輶以救之

豈暇鳴和鑾調節節奏哉

賢曰何休注公羊傳曰柑以木
銜其口也柑音巨炎翻勒馬轡

鞞車轆鞞猶束也說苑曰鑾設於鑾和設於軾馬動鑾鳴鑾鳴則和應也

昔文帝雖除肉刑

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徃徃至死

見十五卷文帝十三年景帝元年

是

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

崔瑗見五十一卷安

帝延光四年瑗于春翻

山陽仲長統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主宜

寫一通置之坐側

坐才卧翻

臣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

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

姑且也息安也且苟

目前之安也

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

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
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
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
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載孔子善子太叔
之辭杜預曰糾攝也
斯不易之常道矣

閏月庚午任城節王崇薨無子國絕

章帝元和元年分
東平國為任城國

以封東平王蒼之少子尚崇尚
之姪也議法好廉自克曰節

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

西都
中世

以後以三公九卿為外朝官東都無中外朝之別也此中朝直謂朝廷朝直遙翻

特進胡廣太

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

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此西都諸臣所以尊王莽者今廣復欲以

崇冀微黃瓊之言殆哉

黃瓊獨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萬三千

戶又其子胤亦加封賞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

為限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朝廷從之於是有司奏冀

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

蕭何唯劔履上殿入

朝不趨何嘗謁贊不名也君前臣名禮也冀何如人而寵秩之至此乎讚與擯贊之贊同悉以定陶

陽成餘戶增封為四縣比鄧禹

賢曰冀初封襄邑縣襄封乘氏更增以定陶陽

城是為四縣余謂陽城當作成陽與定陶乘氏皆屬濟陰郡

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

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絕席

賢曰

絕席

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

別也所奏禮薄意不悅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寘所殺初西域長史

趙評在于寘病癰死

按西域傳評元嘉元年死寘徒賢翻

評子迎喪道經

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

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

著陟畧翻
創初良翻

故致死耳評子信

之還以告敦煌太守馬達

敦徒門翻
傳作司馬達今從于寘傳

會

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

隱度也覈考也實也

敬先過

拘彌成國復說云

復扶又翻
說輸芮翻

于寘國人欲以我為王今

可因此罪誅建

謂以評死
為建罪也

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前

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

供具宴饗
之具也

或以敬謀告

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

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

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

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寘戾將輸

熒等遂會兵攻敬

按前書西域諸國各置輔國侯左右將復扶又翻熒蒲北翻

敬持

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輸熒不聽上樓斬

敬縣首於市

縣讀曰懸

輸熒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

安國馬達聞王敬死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帝不聽

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幕于寘令自

斬輸熒

開于寘國人自新之路仍時輸熒死已經月乃募使斬輸熒也熒蒲北翻

時輸熒死已經月乃

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

斷丁亮後知其詐而竟

不能討也

史言漢之威令不復行於西域

丙辰京師地震

夏四月

甲辰孝崇皇后匿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送

制度比恭懷皇后

恭懷皇后和帝母梁氏斂力膽翻

五月辛卯葬于博

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冬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黃瓊免十二月以特進趙戒為司空

永興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鴻池

百官悉注鴻池在維陽東二十里水經注

穀水東注鴻池陂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丁酉濟南悼王廣薨無子國除

廣濟南王顯之子也紹封見五十一卷順帝永

建元年濟子禮翻

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

流冗者數十萬戶

冗散也而隴翻

冀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

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

劾戶稟翻又戶得翻

有至自殺或死獄

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安平國屬冀州喪息浪翻

僭為玉匣穆

下郡案驗

下選稼翻

吏畏其嚴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帝聞

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

不以趙忠王匣為僭而以朱穆發墓為罪昏暗之君

豈有真是非哉賢曰左校署名屬將作掌左工徒校戶教翻

太學書生潁川劉陶等

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

處昌呂翻

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

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

羅取殘禍以塞天意

塞悉則翻

由是內官咸共恚疾

內官卽中官恚

於避翻

謗譴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輪作左校天下有

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

共音恭

若死者有知

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

賢曰尚書放驩罪于崇山孔安國注

曰崇山南喬也山海經曰有驪頭之國帝堯葬焉
郭璞注曰驪頭驪兜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當今

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銜天憲

天憲王法也謂刑戮出于

其口也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賢曰運行也論語曰季氏富于周公

呼喻

則令伊顏化為桀跖

喻與吸同

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

亢音抗

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

惡烏路翻好呼到翻

徒感王網之

不攝

賢曰攝接也余謂攝飭整也

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

深計臣願黔首繫趾

賢曰黔首謂繫額涅墨也繫趾謂鈇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鈇

代

穆輸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太尉袁湯免以太

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黃瓊為

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武陵蠻詹山等反武陵太

守汝南應奉招降之 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

嚴皓不相得

戊已兩部各置校尉各有部候西域傳曰和帝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

忿

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候炭遮領餘民畔阿

羅多詣漢吏降

前書車師後國有擊胡候漢賜印綬降戶江翻下同

阿羅多迫急

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

就質子卑君為王

上時掌翻上奏而立之安帝延光四年班勇斬後部王軍就其質子在敦煌

煌質音致

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

復扶又翻

頗收

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

告示

開信者開以丹青之信

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

降戶於江翻

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

與之

西域傳曰帳者猶中國之戶數也將如字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復聽刺史二千

石行三年喪

安帝建光元年斷行三年喪事見四十九卷

癸卯京師地震

夏蝗東海胸山崩

賢曰胸山在今海州胸山縣南

乙卯封乳母

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

胡廣免以司徒黃瓊為太尉閏月以光祿勳尹頌為司

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校戶

關校也所以遮獸而獵取之謂之校獵東漢開上林苑於雒陽西函谷關在河南穀城縣

泰山琅

邪賊公孫舉東郭竇等反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隸冀州

饑人相食 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與帝帝

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

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賢曰鳴條地名在安邑之西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

曰檀車彈彈余按大雅大明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陶荃用此

檀車事言桀討貴為天子得罪於天流毒於民而湯武伐之亡國之事不接于帝之耳目帝不知以為戒也毛

氏詩傳曰檀強勒之木陸璣疏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槩迷相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槩故里語斫檀不諦得槩迷

槩迷尚可得駁馬槩迷一名挈機故齊人諺曰上山伐檀挈機先殫蓋檀木強勒可為兵車彈吐丹翻涼力高

翻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震食謂地震日食也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陞

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

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

芟所銜翻

虎豹窟於麋場

賢曰

鹿子曰麋音研奚翻

豺狼乳於春囿

乳人喻翻產也

貨殖者為窮寃之寃

貧餒者作饑寒之鬼

言無貧富皆不得其死

死者悲於寃窆

杜預曰寃

厚也窆夜也厚夜猶長夜也寃株倫翻

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

長懷歎息者也

朝直遙翻為于偽翻

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

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

趙高以車府

閭樂為咸陽令趙高為中車府令

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

而不顧

離力
智翻

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彊秦之

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

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

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

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

前年朱穆得罪李膺時亦

免居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

賢曰不時謂不合於時也

猶冰

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

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省悉
景翻

夏南陽大水司空房植

免以太常韓縝為司空

縝以淺翻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

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

莫於六翻鞬居言翻且子余翻考

異曰帝紀作左臺且渠伯德等叛今從張奐傳

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

又復扶翻

種章勇翻

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

賢曰屬國都尉其秩比二千石

水經注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

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而

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

此即秦蒙恬所築長城在上郡界

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

龜茲縣

前書上郡龜茲縣上郡屬國都尉治所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使

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兵共擊其鞬等
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遺兵馬二十

匹金銀八枚

遺于季翻賢曰郭璞注山海經云鑄音渠金食器名未詳形制也韻書曰鑄戎夷貫

耳與於諸羌前以酒酹地

賢曰以酒沃地謂之酹音力外翻余謂蓋自誓也

曰

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

此八都尉率好財貨

好呼到翻

為羌所患苦及兵正身潔已

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

延光元年以蜀郡西部都尉為屬國都尉

初

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

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彈汗山獸仇

水上

汗范書作汗獸音昌悅翻

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

抄楚交翻

扶夫音

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

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

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考異曰袁紀延熹二年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今從范書

公孫舉東郭寶

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

壞音怪

連年

討之不能克尚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為

羸長

羸縣屬泰山郡賢曰故城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治直之翻掾俞絹翻長知兩翻

賊聞其

賢相戒不入羸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

之主者爭謂不可

主者主倉粟之吏也

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

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韶與

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為縣長所至以德政稱時人

謂之潁川四長

賢曰謂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羸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長也長知兩

翻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

古類

翻

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

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縱兵

悉斬獲之坐詐為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

拜議郎

司寇二歲刑
璽氏翻

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

熾尺
志翻

令

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

段熲傳作訟
帝紀作頌作

頌為
是

拜中郎將擊舉竇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

降散

降戶
江翻

封熲為列侯

冬十二月地震

封梁不疑

子馬為潁陰侯梁胤子桃為城父侯

城父縣屬汝南郡
考異曰袁紀馬

桃封在建和元年馬作
馬桃作桃今從范書

資治通鑑卷五十三